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一位台灣移民到溫哥華的女友十分喜歡旅遊，經常到不同的國家旅遊。有一次，她準備到秘魯，上網搜集資料時，意外地看到當地一個慈善網站呼籲旅客：「多帶一箱衣物或玩具給當地貧窮的家庭或孤兒院，她覺得這個構思很好，於是便上網去找尋她第一站利馬一帶的孤兒院資料，並與他們聯絡上，確定他們所需，然後向同事收集了一大箱衣物及玩具。她甫抵站，她看到了一個個快樂而滿足的孩子笑臉！」

旅遊第一站：義工

從那時開始，每年長假，她每到一地旅遊之前，必先聯絡當地的孤兒院，為他們做一些義務工作。她到過厄瓜多爾的幼穉園去看護幼兒；到西藏的小學及菲律賓的山區小學教英文；到墨西哥為街童中心準備午餐；到肯尼亞愛滋中心照顧愛滋嬰兒。

簡體字

湯教授的訓導，終身不忘。可是，普通人不需要讀古書的，認識簡體字又何妨？學習中文簡體字，如今已成為國際大勢所趨。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大學曾修讀「古籍導讀」一科。上課時，書桌擺放了一本由簡體字書寫的參考書，被討厭簡體字的湯宇教授一眼瞄到，觸怒了，他，遭他教訓了整整一堂課。放學後，湯教授仍「窮追不捨」，請我去成和道一餐「碟頭飯」，繼續曉以大義，細析簡體字的種種弊處。

「很中國」

琴台聚

潘國森

好幾年前，一位前輩文友笑對我說，他的學生當中，有人以為我年逾八十！如此說，以我的「文章年齡」，該可大搖大擺去領取高齡津貼，即所謂「生果金」，可惜香港講「法治」，只論實際年齡，不講身體年齡、腦袋年齡。當我是「耆英」，可以有各種理解。

潘老人家思想「封建守舊」，不夠進步，既不合時宜，就該被時代淘汰了。又曾有不算相熟的朋友笑說：「潘國森很中國！」這是現代白話文將名詞當作形容詞的語法，換言之，潘國森「不夠香港」、「不夠英國」。

近日香港社會因為「生果金」加碼的問題吵得激烈，其界線何在？有人質疑「審查制度」不體恤貧窮長者，其實該是「申報制度」兩種思維不盡相同。審查較嚴，是政府主動查核，查明你窮才多給生果金。申報較鬆，只要求當事人自述，你老人家「報窮」就信你。隨機抽查以防太多濫取，算是點個卯而已。

有人質問官員，假如家中有高齡九十的耆英（比潘老人家的文章年齡尚高一歲，歷年儲蓄了兒孫孝資的零用錢數十萬，是否在轉回給兒孫後就可以合資格領取「扶貧特惠金」，官員答合，便被「輿論」批評鼓勵轉移資產、欺騙公帑，教唆人犯罪云云。這位官員可能思慮未周，但是所謂「一法立、一弊生」，古有明訓。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香港號稱法治之區，意圖走法律罅縫當然要自己承擔後果，怎能要求官員擔保。

退一步 海闊天空

我曾經差點被踩路致死。那時候，開往郊區花溪的班車很少，而花溪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每到周末不僅僅有集市，還是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們歡聚的好去處，也是貴陽市區城市人周末遊玩的後花園。人們蜂擁而至，帶著巨大的熱情，歡歌熱舞的熱情。我是去讀書的，我和人流是逆向的。他們去的時候，我回來；他們離開的時候，我去。我背着雙肩書包，個頭小小的，身高才齊成年人的肩膀。每當車子拐進花溪車站，人們就開始圍着車子奔跑。車門一開，等不及車上的人下來，下面的人就開始往上擠了。那時候，做不到「先下後上」，也沒有現在的「前門上客，後門下客」的強制性要求。沒法禮讓的，否則，就沒有座位了。三十年過去，搶佔座位，國人的惡習依然。這是從生存壓力延伸到一切領域的焦慮感吧，也是一代傳向另一代的惡的潛移默化、言傳身教也。我要下車，可是下不去，人群往上湧。我身後的人發現我不會擠，也推不動我，擠到側邊去了。我記得當時是這麼一空，倒下去的。那種驚慌的感覺令人十分恐懼，我突然被身前的人推倒，滑到了車踏板上，別人的腳就要踩上來了。我尖叫着。站在門邊的售票員是一個大男孩，他彎腰一把抓住我的雙肩把我提拉了起來，我哭着，扶着扶手，嚇得瑟瑟發抖。他吼着其他人，把他們扒開，我才下去了。回家後，給父母說起這件事情，說着說着，又哭了起來，那些混亂的腳令人害怕。父親說，很謝謝這個售票員，要不然後面的人踩上來，你就完了。父親沒有教我如何「擠」，而是教我如何「讓」。比如等所有人都上完了，再下車。雖然車子塞得滿滿的，很難擠出去，但是不會有生命危險。最多，把你帶到下一站，你不得不走回來。雖然累一點，但是是安全的。父親還說，出門要有禮，禮多人不怪，無論多麼兇惡的人，對有禮貌的人都會客氣的。另外，遇事要冷靜，能忍讓的忍讓，沒有過不去的事情，吃點虧沒有甚麼。大學畢業到杭州，回家沒有同學結伴，只是自己一個人了。那次沒有買到臥鋪票，等到捏着車票走向位置，天哪，一車廂的男孩子，全都光着上身，全都剃了光頭。他們是到杭州來實習的畢業生，實習結束，由校方買集體票，一節車廂就是這些看着令人害羞的男孩子了。那時候是盛夏，氣溫高達37攝氏度，而火車還沒有發展到空調車，還是老式的綠皮車。我的位置靠窗，我請窗邊的男孩子讓，他讓了，我鬆了一口氣。一車廂都是同一個學校的熟識的學生，車廂裡只聽見他們興奮地聊天、打牌，比一般的車廂更加吵鬧。我很害怕被欺負。大約中國人出門都有這樣的心態，害怕被欺負。大學時候，和男同學一起坐火車回家或者返校，也是希望能夠得到照顧。陌生人之間只會爭搶、爭鬥，強者欺負弱者，很少相互照顧。如果被照顧了，那是偶然的，那是自己的幸運。我是一個看着比自己實際年齡小的人，說出自己的實際年齡，別人還要驚訝的，而誇大自己的年齡，別人就更加不相信了。但我那會兒習慣性地誇大自己的年齡，為了避免被人欺負。有一回和一個哺乳期的女人同座一排位置，她看着粗蠻的，她和丈夫說話的時候，喉嚨響聲，壓倒一切的感覺。我害怕被欺負的感覺又升上來了。我不想說話，可是她要說，一直問我問題。我有點怕她，只好被動地回答問題。「你在哪裡讀書呢？」「杭州。」「你多大？」「25。」「根本看不出來，你最多18歲，還在讀書吧，沒有工作吧。」她和我說着話的時候，在位置上墊了一塊毛巾毯，把餓飽了的小寶貝安放在上面，讓小寶貝睡得舒舒服服的。我不知不覺把自己的位置讓去了一大半。我是很喜歡小孩子的，看着小孩子圓圓的臉和肉嘟嘟的腳丫，可能流露出了喜歡的表情，令她覺得可信了。「你以後要是當媽媽，肯定是一個很好的媽媽。你都25歲了，有對象了嗎？也應該嫁人生孩子了吧。」她說道。「我才21歲呢。」我被這個尷尬的話題逼得突然冒出了實話。「呵呵，你看着就不像是25歲的人，看着就是一個學生。21歲也不小了，在我們農村也應該結婚生孩子了。」我和株洲鐵路學校一群脫光了上身的男孩子坐在一起，內心十分偏促，比和那個年輕媽媽坐在一起緊張多了。那時候不懂得，他們是學生，還不油滑，雖然不穿衣服，但對陌生人一樣懷着警惕。他們也怕我呢。我一直望着窗外，欣賞着窗外的風景。對座的一個男孩子要開窗，想把一盒吃不下、不好吃的盒飯扔出去。這盒飯，他徵詢了附近幾處好幾個男孩的意見，都表示不吃，扔了算了。其實車廂連接處有垃圾桶的，可那時候，就是這樣的習慣，垃圾隨手扔的。現在，惡習依然，垃圾隨手扔的。我是順着風向的，他是逆着風向的。他把盒飯往外一拋，盒飯卻被風兜了回來，他驚訝着回頭一看，盒飯全灑在了我的身上。唔，我悶着，開始打掃頭髮上、臉上、身上的戰場。男孩子不好意思了，找着塑料袋子幫我收拾着灑了一身的米飯菜葉和湯汁。收拾完了，我還是悶着，看着窗外。



退一步海闊天空。 網上圖片

「你好好哦，沒有罵我。」他突然說。我怎麼敢罵你呢，我一路都在害怕你們，我心裡想着，不過卻說，「為甚麼要罵你？」「我把飯灑在你身上了。」「哦，灑了灑了，沒有關係的。」「大學生的素質都這麼好嗎？」他問。「沒有吧。」我回答，才想起來很多女孩子是潑辣的，會罵人，包括女大學生。「我也想考大學的，沒有考取，就讀了技校。」「技校也好的啊。」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討論大學和技校的分別，只好說技校也好的。「技校的學生都會脫光衣服的，你害怕了吧。」他說到這裡，我笑了，他也知道的啊。「你們為甚麼都剃光頭呢？好像罪犯一樣。」我終於吐膽了。「天氣太熱了，一個剃了，其他的都跟着剃了。」他笑道。到了株洲，他們該下車了。他和我告別，「對不起啊，灑了你一身的飯。下回有緣，我們再坐同一趟車。可我是技校生，你是大學生，可能再也遇不到了。」「技校生和大學生是一樣的啊。」我說着，和他道別。再見哦。再見。車廂一下子很安靜，還有點不習慣呢。

「不時不食」

上周三，香港青年歌唱家鄭穎芬繼六月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個人演唱會後，又在廣州大劇院舉行個人獨唱會。應她的邀請我專程往廣州，陪同廣州海外聯誼會會長孔少瓊一齊去捧場，全院滿座，掌聲雷動。鄭穎芬唱民歌也好，小調也好，皆如珠玉落盤，令人怦然動心，感人得幾。多才多藝的鄭穎芬還是一位古箏專家，她自彈自唱周傑倫的《菊花台》婉轉動人，聽出耳油。香港歌星在內地當然不少了，唱一首《東方之珠》，女歌星必然也會來一首汪阿姐的《萬水千山總是情》。原籍福建，成名在香港的鄭穎芬，歌迷來自香港、福建、北京和珠江三角洲、番禺等地。當晚，各自組團的歌迷來捧場，坐無虛席，青年歌迷佔大多數。

鹹吃蘿蔔淡操心

求證階段過後是思想挖探，各種有名沒名的人都忍不住跳出來對這事指指點點、評頭品足一番，其中，有女人悲憤呼號，說王先生拋棄糟糠，讓人再也不能相信愛情了；有男人大義凜然，說「一個人如果沒有家庭責任感，那滿口社會責任感可信度嗎？」然後就有「圈內人」自告奮勇回應：「實則跟爆料沒兩樣！說老王這些年婚姻都名存實亡，此舉是脫離苦海，應該祝福；還有男人打抱不平，說誰規定的企業家就必須得有家庭責任感？」另有相當一部分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王田田二人相識的起點——長江商學院的EMBA班上，並由此掀起「美女釣金龜婿、人脈圈子、EMBA潛規則」等等的相關討論及各種段子。中國有句俗話叫鹹吃蘿蔔淡操心，不關你事的心操多了其實是侵權，而侵權的人多了，其實就是暴力，而且是殺了人不用坐牢的那種。

蕭蕭班馬鳴

處，在於最後一句「蕭蕭班馬鳴」。回想當年讀廣東《中文系大時》，接觸中國文學史，教授稱民初有個很重要的東北才女，筆名蕭紅，生在哈爾濱，浪跡北京四川，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死於香港。蕭紅與生死與共之男友亦姓蕭，名為蕭軍，也是一名才子。二人曾是同命鳥，恰巧就是「蕭蕭班馬鳴」！此才女死時才剛卅歲，葬在香港太平山。小時阿杜大有所感，許願將來到香港生活時，一定要去淺水灣蕭紅墓。後來亦得知蕭紅墓在淺水灣附近。可是空有此願，倏忽已近五十年，仍未去過拜祭一下這位心底仰望半世紀之前輩。今吾已老邁，且看有生之年能否一遂前志吧。

網人網事

據傳地產領袖王石婚變了，網上過節了。烏泱泱的網民和媒體興奮得不知怎麼辦才好，那個腎上腺激素分泌的，就跟抱着美女的自己是同一樣。事實再次證明，不管甚麼事，千萬別讓網友盯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六十一歲的王石，形象一向正面，被一條不知是何人的微博爆出離婚男娶計其數的網民像觸到血腥的鯊魚，飛快地聚攏過來，露出利齒，瘋狂撕扯，頃刻間，血流成河。在鮮紅的血液中，有人第一時間挖出田某千年舊稿，各種八卦尤其是負面新聞，各種照片尤其是暴露的，被反覆轉載；有人從各種小道打聽出王先生的財產分割情況；明眼工作不忙的閒人們，憑藉蛛絲馬跡，憑藉火眼金睛，憑藉柯南推理，愣是找出了田某的全名微博；而一些號稱王先生友人的，更是第一時間積極放料，一會兒放出偷拍照片，一會兒爆出「榮榮紅燒肉」，各種佐證「老王確實戀愛了」，讓人不得不感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杜亦有道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此首唐詩在本人印象極深刻之處，在於最後一句「蕭蕭班馬鳴」。回想當年讀廣東《中文系大時》，接觸中國文學史，教授稱民初有個很重要的東北才女，筆名蕭紅，生在哈爾濱，浪跡北京四川，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死於香港。蕭紅與生死與共之男友亦姓蕭，名為蕭軍，也是一名才子。二人曾是同命鳥，恰巧就是「蕭蕭班馬鳴」！此才女死時才剛卅歲，葬在香港太平山。小時阿杜大有所感，許願將來到香港生活時，一定要去淺水灣蕭紅墓。後來亦得知蕭紅墓在淺水灣附近。可是空有此願，倏忽已近五十年，仍未去過拜祭一下這位心底仰望半世紀之前輩。今吾已老邁，且看有生之年能否一遂前志吧。

網人網事

蕭紅是民初典型革命女性，在哈爾濱出生長大，十六歲時發生師生戀，文學老師帶她私奔赴北京匿居，孰料此時才發覺此老師已有妻有子，感情受騙。十六歲的蕭紅隻身逃回哈爾濱，不敢回家，悄悄入住一家租界小旅館，旅店主收留管吃管住。少女蕭紅拚命寫稿投稿維生，旅店主負責交稿及收稿費，蕭紅變了個赤貧被禁錮者。如此過了半年，幸哈市遇上百年不見之豪雨成水災，一家報館之編輯知道她之困苦，乘水災划艇到旅館窗下救她出來，然後兩人遠走高飛，躲入四川。這位仗義救世人的文學編輯便是蕭軍，兩人雙宿雙飛合寫了一部《呼蘭河傳》。寫出東北人動蕩，受日軍侵佔之苦難。二人文名響起，但蕭軍也是早有妻兒之人，蕭紅百傷傷離離蕭軍。有國民黨人帶她浪跡到香港，和另一才子端木蕻良結了婚，蕭紅卅歲不到在港闖出名聲，卅一歲病逝於香港，至死未能再回故鄉。真個是「蕭蕭班馬鳴」，令人為她之一生淒婉哀悼。阿杜在印刷遺物中看過多幅蕭紅照片，蕭紅明麗雙目有靈光，任何人都會一眼便愛上她的錦綉華采，如此一代才女怎教人不懷念？

百家廊 陳莉